

<<啼笑因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啼笑因缘>>

13位ISBN编号：9787539918648

10位ISBN编号：7539918640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张恨水

页数：26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啼笑因缘>>

内容概要

张恨水是二十世纪现代文学史上最高产的作家之一。三四十年代以《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代表作赢得无数读者，是当时最畅销的作家。

《啼笑因缘》的故事发生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北京。江南富家子弟大学生樊家树与天桥鼓书女艺人沈凤喜真诚相爱。后军阀刘将军看中沈凤喜，逼她为妾；沈凤喜在威吓利诱下屈从。樊家树在江湖侠士关氏父女协助下进行营救，终未成功。沈凤喜则因深受刺激而精神失常，酿成悲剧。围绕这条主线，同时着力营造出关秀姑、何丽娜与樊家树的情感纠葛。小说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心理刻画细腻，堪称经典之作，至今仍具不朽的艺术魅力，并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啼笑因缘>>

作者简介

张恨水是二十世纪现代文学史上最高产的作家之一。三四十年代以《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代表作赢得无数读者，是当时最畅销的作家。

<<啼笑因缘>>

书籍目录

第一回 豪语感风尘倾囊买醉 哀音动弦索满座悲秋第二回 绮席晤青衫多情待舞 蓬门访碧玉解语怜花第三回 颠倒神思书中藏倩影 缠绵情话林外步朝曦第四回 邂逅在穷途分金续命 相思成断梦把卷凝眸第五回 颊有残脂风流嫌着迹 手加约指心事证无言第六回 无意过香巢伤心致疾 多情证佛果俯首谈经第七回 值得忘忧心头天上曲 未免遗憾局外画中人第八回 谢舞有深心请看绣履 行歌增别恨拨断离弦第九回 星野送归车风前搔髻 歌场寻俗客雾里看花第十回 狼子攀龙贪财翻妙舌 兰闺藏凤炫富蓄机心第十一回 竹战只攻心全局善败 钱魔能作崇彻夜无眠第十二回 比翼羨莺俦还珠却惠 舍身探虎穴鸣鼓怀威第十三回 沽酒迎宾甘为知己死 越墙窥影空替美人怜第十四回 早课欲疏重来怀旧雨 晚游堪乐小聚比秋星第十五回 柳岸感沧桑翩鸿掉影 桐阴听夜雨落木惊寒第十六回 托迹权门姑为蜂蝶使 寻盟旧地喜是布衣交第十七回 裂券飞蛛绝交还大笑 挥鞭当药忍痛且长歌第十八回 惊疾成狂坠楼伤往事 因疑入幻避席谢新知第十九回 慷慨弃寒家酒楼作别 模糊留血影山寺锄奸第二十回 展转一封书红丝误系 奔波数行泪玉趾空劳第二十一回 艳舞媚华筵名姝遁世寒宵飞弹雨魔窟逃生第二十二回 绝地有逢时形骸终隔 圆场念逝者啼笑皆非

<<啼笑因缘>>

章节摘录

家树看到关寿峰的病已经好了，用不着天天来看，就有三天不曾到医院里来。

秀姑又疑惑起来，莫不是为了我那天对他很冷淡，他恼起我来了。

人家对咱们是二十四分的厚情，咱们还对人家冷冷淡淡的，当然是不对。

也怪不得人家懒得来了。

及至三天以后，家树来了，遂又恢复了以前的态度，便对家树道：“你送的那部小说，非常有趣。

若是还有这样的小说，请你还借两本我看看。

”家树道：“很有趣吗？别的不成，要看小说，那是很容易办的事情，要几大箱子都办得到，但不知道要看哪一种的？”秀姑想了一想，笑道：“像何玉凤这样的人就好。

”家树笑道：“当然的，姑娘们就喜欢看姑娘的事。

我明天送一部来吧，你看了之后，准会说比刘香女强，那里头可没有落难公子中状元。

”秀姑笑道：“我也不一定要瞧落难公子中状元，只要是有趣味的就得了。

”家树在客边，就不曾预备有多少小说，身边就只有一部《红楼梦》，秀姑只说借书，并没有说一定要什么书，不如就把这个借给她得了。

当日在医院里回来，就把那部《红楼梦》清理出来，到了次日亲自送到医院里去。

秀姑向来不曾看过这利-长江大河的长篇小说，自从看r《儿女英雄传》以后，觉得这个比那小本子《刘香女》、《孟姜女》强得多，因此接过《红楼梦》去，丝毫不曾加以考虑，就看起来。

看了前儿回，还不过是觉得热闹有趣而已，看了两本之后，心里想着掌而父亲还不曾问我书上是个什么。

因此，只将看的一本《红楼梦》卷了放在身上，拿出来坐得离父亲远远的看，其余的却用报纸包了，放在包裹里，桌子上依然摆着那部《儿女英雄传》，“英雄传”上面，又覆了一本父亲劝看的《太上感应篇》。

关寿峰虽认得字，却耐不下性子看书，他以为秀姑看书，无非解闷，自己不要看，也不曾去过问。

秀姑看了两天以后，便觉一刻也舍不得放下。

一直到第三日，家树又来探病来了，因问秀姑那书好看不好看，翻到什么地方了？秀姑还不曾答复，脸先红了，复又背对着床上，不让病人看见，嘴里支吾着一阵，随便说道：“我还没有看几本呢。

”复又笑道：“不是没有看几本，不过看了几回罢了。

”家树见她说得前后颠倒，也就笑了一笑。

因寿峰躺在床上，脸望着他，便转过身去和寿峰说话。

秀姑是一种什么情形，却没有理会。

医院里本是不便久坐的，加上自己本又有事，谈一会便走了。

秀姑见家树是这样来去匆匆，心想他也是不好意思的了。

既然不好意思，为什么又拿这种书给我看哩！我看他问我话的时候，有些藏头露尾，莫非他有什么字迹放在书里头？想到这里，好像这一猜很是对劲，等父亲睡了，连忙将包袱打开，把那些未看的书，先拿在手里抖搂了一番，随后又将书页乱翻了一阵，翻到最后一本，果然有一张半裁的红色八行。

心里先噗通跳了一下，将那纸拿起来看时，上写：“九月九日，温《红楼梦》至此，不忍卒读矣。

”秀姑揣测了一番，竟是与自己无关的，这才放心把书重新包好。

不过《红楼梦》却是更看得有趣。

晚上父亲睡了，躺在床上，亮了电灯，只管一页一页的向下看去，后来直觉得眼皮有点涩，两手一伸，打了一个呵欠，恰好屋外面的钟，当当当敲过三下，心想糟了，怎么看到这个时候，明天怎样起来了呢？再也不敢看了，便熄了电灯。

秀姑闭眼睡觉，不料一夜未睡，现在要睡起来，反是清醒白醒的。

走廊下那挂钟的摆声，滴答滴答，一下一下，听得清清楚楚。

同时《红楼梦》上的事情，好像在目前一幕一幕，演了过去。

由《红楼梦》又想到了送书的樊家树，便觉得这人只是心上用事，不肯说出来的。

然而不肯说出来，我也猜个正着，我父亲就很喜欢他。

<<啼笑因缘>>

论门第，论学问，再谈到性情儿，模样儿，真不能让咱们挑眼。这样的人儿都不要，亮着灯笼，哪儿找去？他是个维新的人儿，他一定会带着我一路上公园去逛的。

那个时候，我也只好将就点儿了。

可是遇见了熟人，我还是睬人不睬人呢？人家问起来，我又怎样的对答呢？……秀姑想着想着，也不知怎样，自己便恍恍惚惚的果然在公园里，家树伸过一只手来挽了自己的胳膊，一步一步的走。

公园里人一对一对走着，也有对自己望了来的，但是心里很得意，不料我关秀姑也有今日。

正在得意，忽然有人喝道：“你这不知廉耻的丫头，怎么跟了人上公园来？”抬头一看，却是自己父亲。

急得无地自容，却哭了起来。

寿峰又对家树骂道：“你这人面兽心的人，我只说你和我交朋友，是一番好意，原来你是来骗我的闺女，我非和你打官司不可！”说时。

一把已揪住了家树的衣领。

秀姑急了，拉着父亲，连说“去不得，去不得”，浑身汗如雨下。

这一阵又急又哭，把自己闹醒。睁眼一看，病室的窗外，已经放进来了阳光，却是小小的一场梦。

一摸额角，兀自出着汗珠儿。

秀姑定了一定神，便穿衣起来，自己梳洗了一阵，寿峰方才醒来。

他一见秀姑，便道：“孩子，我昨夜做了一个梦。

”秀姑一怔，吓得不敢做声，只低了头。

寿峰又道：“我梦见病好了，可是和你妈在一处，不知道是凶是吉？”秀姑笑道：“你真也迷信。

随便一个梦算什么？符是梦了就有吉有凶，爱做梦的。

天天晚上做梦，还管不了许多呢！”灯峰笑道：“你现在倒也维新起来了。

”秀姑不敢接着说什么，恰是看护妇进来，便将话牵扯过去了。

但是在这一犬，她心上总放不下这一段怪梦。

心想天下事足说不定的，也许真有这样一天。

符足真有这样……人，我父亲他也会像梦里一样，跟他反对吗？那可成笑话了。

秀姑天天看小说，看得部飞常有趣。

今天看小说，便变了～一种情形，将怕拿在手上。

看厂儿页，不期然而然的将书放下，只管出神。

那看护妇见她有手将书卷了，左手撑住椅靠，托着腮，两只眼睛，望了一堵白粉墙，动也不动，先还不注意她，约摸有十分钟的工夫，见她眼珠也不曾转上一转，便走到她身后，轻轻悄悄儿的蹲下身去，将她手上拿的书抽了过来翻着一看，原来是《红楼梦》，暗中咬着嘴唇便点了点头。

这看护妇本也只二十岁附近，雪白的脸儿，因为有点近视，加上一副眼镜，越见其媚。

她已剪了发，养着刘海式的短发，又乌又亮，和她身上那件白衣一衬，真是黑白分明。

院长因为她当看护以来惹了许多麻烦，现在拨她专看护老年人或妇女。

寿峰这病室里，就是她管理。

终日周旋，和秀姑倒很投机。

常笑问秀姑：“家树是谁？”秀姑说是父亲的朋友，那看护笑着总不肯信。

这时她看了《红楼梦》，忽然省悟，情不自禁，将书拍了秀姑肩上一下，又噗嗤一笑道：“我明白了，那就是你的贾宝玉吧！”这一嚷，连秀姑和寿峰都是一惊。

秀姑还不曾说话，寿峰便问：“谁的宝玉？”女看护才知失口说错了话，和秀姑都大窘起来。

可是寿峰依然是追问着，非问出来不可。

要知她们怎样答话，下回分解。

<<啼笑因缘>>

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自序 那是民国十八年，旧京五月的天气。阳光虽然抹上一层淡云，风吹到人身上，并不觉得怎样凉。中山公园的丁香花、牡丹花、芍药花都开过去了；然而绿树荫中，零碎摆下些干叶石榴的盆景，猩红点点，在绿油油的叶子上正初生出来，分外觉得娇艳。水池子里的荷叶，不过碗口那样大小，约有一二十片，在鱼鳞般的浪纹上飘荡着。水边那些杨柳，拖着丈来长的绿穗子，和水里的影子对拂着。那绿树里有几间红色的屋子，不就是水榭后的“四宜轩”吗？在小山下隔岸望着，真个是一幅工笔图画啊！

这天，我换了一套灰色哗叽的便服，身上轻爽极了。袋里揣了一本袖珍日记本，穿过“四宜轩”，渡过石桥，直上小山来。在那一系列土山之间，有一所茅草亭子，亭内并有一副石桌椅，正好休息。我便靠了石桌，坐在石墩上。这里是僻静之处，没什么人来往，由我慢慢的鉴赏着这一幅工笔的图画。虽然，我的目的，不在那石榴花上，不在荷钱上，也不在杨柳楼台一切景致上；我只要借这些外物，鼓动我的情绪。

我趁着兴致很好的时候，脑筋里构出一种悲欢离合的幻影来。这些幻影，我不愿它立刻即逝，一想出来之后，马上掏出日记本子，用铅笔草草的录出大意了。这些幻影是什么？

不瞒诸位说，就是诸位现在所读的《啼笑因缘》了。当我脑筋里造出这幻影之后，真个像银幕上的电影，一幕一幕，不断的涌出。我也记得很高兴，铅笔瑟瑟有声，只管在日记本子上画着。

偶然一抬头，倒几乎打断我的文思。原来小山之上，有几个妙龄女郎，正伏在一块大石上，也看了我喁喁私语。她们的意思，以为这个人发了什么疯，一人躲在这里埋头大写。我心想：流水高山，这正也是知己了，不知道她们可明白我是在为小说布局。我正这样想着，立刻第二个感觉告诉我，文思如放焰火一般——放过去了，回不转来的，不可间断。因此我立刻将那些女郎置之不理，又大书特书起来。我一口气写完，女郎们不见了，只对面柳树中，啪的一声，飞出一只喜鹊振破了这小山边的沉寂。直到于今，这一点印象，还留在我脑筋里。

这一部《啼笑因缘》，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否有什么用意，更不知道我这样写出，是否有些道理。总之，不过捉住了我那日那地一个幻想写出来罢了。

——这是我赤裸裸地能告诉读者的。在我未有这个幻想之先，本来由钱芥尘先生，介绍我和《新闻报》的严独鹤先生，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欢迎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的席上认识。而严先生知道我在北方，常涂鸦些小说，叫我和《新闻报》《快活林》也作一篇。我是以卖文糊口的人，当然很高兴的答应。

只是答应之后，并不曾预定如何着笔。直到这天在那茅亭上布局，才有了这部《啼笑因缘》的影子。

说到这里，我有两句赘词，可以附述一下：有人说小说是“创造人生”，又有人说小说是“叙述人生”。

偏于前者，要写些超人的事情；偏于后者，只要是写着宇宙间之一些人物罢了。然而我觉得这是纯文艺的小说，像我这个读书不多的人，万万不敢高攀的。我既是以卖文为业，对于自己的职业，固然不能不努力；然而我也万万不能忘了作小说是我一种职业。

<<啼笑因缘>>

在职业上作文，我怎敢有一丝一毫自序的意思呢。

.....

<<啼笑因缘>>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